宋朝事實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宋朝事實
卷五　郊赦二

► 卷六

英宗治平二年，南郊，御劄內外文武臣僚等：「天地者，生之本，先祖者，類之始。故禮有報本反始，而祀天地，尊先祖，于是乎致虔恭焉。國朝之制，郊以三歲。而自皇祐癸巳，一紀于今，鑾輿之行，不踵乎經涂；皇邸之設，不嚴乎大次。交神之道，豈不缺然也哉！朕以沖眇之資，荷顧託之重，巍乎王公士民之上，凜乎宗廟社稷之寄，日愼一日，惟恐弗任。而三靈眷懷，億姓禔福。天清日潤，雷動風行。嘉生洽臻，氛祲蕩定。固可以薦四時之和氣，總萬國之歡心，以報本乎天地，而反始乎先祖也。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六日，有事于南郊。咨爾攸司，務勤厥職。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，輒行科率。必循其故，毋或煩民。故茲劄示，想宜知悉。」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承祖宗之休，託王公之上，纘嗣丕業，誕隆慶基。我仁考體道誠明，率仁高厚。躬履純儉，天俾壽臧。熙然億兆之懷，隆于父母之愛。禮樂明備，制作成于百年；書軌大同，歡心達于四表。憲度著明而可則，軌迹夷易而可遵。肆朕沖人，遹當大寶。祗荷先訓，仰繄母慈。永念繼體之艱，居有涉冰之懼。日愼一日，三歲于茲。曷嘗不究皇極之建中，順乾剛之正命。登籲賢俊，監循典刑。未明以求衣，中昃不暇食。宮室苑囿之好，或弛以便民；鐘鼓管弦之音，固不以足欲。前日文武多士，中外羣臣，連上封章，求薦稱號。朕以繼志述事，未有以揚緝熙；持盈守成，未有以彰休烈。下之方以底百室之富，上之方以接神人之歡，義所未安，抑而不受，豈自以得勤民之意，蓋將以洪修己之誠。深惟就國陽郊，肇禋吉土；振古盛節，本朝上儀。儲精迓釐，欲止不敢。惟孝能饗，庶幾與焉。是以因黃宮之氣升，迨南極之景至，躬執圭幣，潔修粢盛，祼薦清廟之廷，燔燎泰壇之奠，侑以烈祖，對越上穹。于時祥景晏溫，大圓精粹，和氣充塞，

積噎肅清。茲皆諸神受福于懷柔，有昊眷顧而饗答。發祥降祉，豈獨朕躬之敢專，洗心自新，嘉與海內之均慶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崇大報之禮，有以達于誠心；覃渙汗之恩，是用孚于至信。期爾阜安之俗，既臻恥格之風。尚賴忠藎揚庭，明謨在服，共勵勅天之志，永底無疆之休。主者施行。」

是年當郊，上意未欲躬行，謂韓琦曰：「初服滿，恐未當出。」琦曰：「大禮不可曠，兼陛下卽位，未嘗郊見天地。」力請行之。故事：郊廟讀祝冊官，至御名必起；上至郊宮，更衣，詣壇下，百官皆回班迎向。英宗皇帝初告廟，詔讀冊官毋起，及詣壇下，又詔百官勿回班迎向，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。四年，英宗手詔：放治平二年南郊赦前編管人；罷陝西衙前配買修河木植，而罷江淮近歲衙前復乞置村鄉酒場強率人沽酒者。時上不豫，猶勅輔臣卽時施行之。英宗郊祀習儀，尚書省賜百官酒食，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，御史前劾失儀，已肆赦，韓琦以聞，帝曰：「已放罪。」琦奏：「故事：失儀不以赦原。」帝曰：「失儀，薄罰也。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，難施面目矣。」卒赦之。帝愛惜臣子，欲曲全其名節，類如此。[1]

赦文[2]：

「門下：王者祗遹聖緒，所以永無疆之休；對越顯穹，所以凝溥將之命。朕惟列聖垂統，盛德在天。積累熙洽，付畀沖眇。夫以制作大定之丕矩，在宥恥格之休風，夷易所存，燕翼維允。肆朕述遵而無改，恭默以仰成，再朞于茲，百度咸若。是以羣生蒙福，方內大寧，穡人有秋而屢豐，遠夷稽服而慕義，兵革靡試，疵癘莫興。蓋昭天之功，自上仁而已厚；故佑天之澤，迨下武而方深。乃眷太和，實荷隆慶。內惟寡德，懼不克任。粵稽拜貺之文，茲有就陽之祀，報本反始，事孰重焉。夫恭之所隆，不可以恩揜；禮之所缺，尚貴乎義起。矧乃眞聖舊章，著爲成訓，搢紳頤論，折衷前經，斷自朕心，博觀輿議。是用因一陽長極之敘，舉三歲親見之儀，朝薦殊庭，賓祼清廟。而後升禋燎于泰畤，合陰祀于柔祇，昭假上靈，配侑列祖。六樂備儛，萬玉旅庭。侯衞駿奔，蠻夷聳觀。至誠胥感，方交神而塞明；祥祉來臻，且日升而川至。顧予菲質，敢以專享，思與黎庶，同底日新，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接三神之歡，惟禮可以致孝饗；均兆民之慶，惟刑可以示哀矜。茲朕一心，期底于道。尚賴股肱碩輔，陪側藎臣，共勵協恭之誠，以格可封之俗。」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南郊。赦文[3]：

「門下：王者欽崇神天，嚴奉宗祏。就郊以享，所以詔天下之恭；假廟而烝，所以教天下之孝。洪惟五聖之烈[4]，誕輯百王之文。肆予沖人，昭事上帝。載念物無以稱，維一誠可以展大報之儀；祭不欲煩，維三歲可以述躬行之典。協會康年之順，道迎至日之長。是用朝薦殊庭，祼將太室。乃進登于陽畤，以裒對于皇穹。合祛柔祇，陟配文祖。祝燧告潔，贊犧尚純。大樂變音，舞奏而諸物至；二精揚燎，煙升而萬靈交。方丕事之獲成，敢蕃禧之專享。宜敷大號，以賚多邦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意盡精禋，既秩宗祈之舉；政施惠衍，亶昭慶宥之行。維時黎元，綏我德澤。尚賴謨明四近、忠藎羣材，儀圖新美之功，勱相隆平之運，同底于治，永孚厥休。」

熙寧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國莫重祭，所以作民恭之先；禮無大于郊，所以報物生之始。朕懋建丕命，寵綏庶方。夙寤晨興，任大守重。惟文武之謨烈，心罔敢弗承；惟上下之神祇，志罔敢弗肅。聿修三歲之祀，稽用一陽之正。嚴大路以備儀，款殊庭而先享。於穆清廟，怵惕以見祖宗；爰熙紫壇，明察而事天地。推本陟配，升煙合禋。裒萬靈而誠交，變六樂而物至。顧迄成于鉅典，敢專享于蕃釐。渙揚予恩，敷錫爾眾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答三才之奧，無以稱德產之微；均萬國之歡，有以知惠澤之至。尚賴左右勵翼，內外交修。永孚厥休，同底于道。」

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天者物生之始，非肇禋無以極其誠；親者民恭之先，非假廟無以致其孝。永惟五聖之烈，必躬三歲之祀。顧循沖人，嗣膺歷服，敢不祗率，以時飭修。然而禮意寢而不明，樂文雜而未正，故刺六經之說，攷諸儒之言，緝熙曠儀，是正鉅典。奉罍以款眞宇，祼鬯以享宗祊。齋戒乎端誠之宮，清肅乎禮神之囿。陟配烈祖，對越穹昊。于時維太常之旂，備金玉之駕。迺撢大圭，以爲國之綴；迺服大裘，以放古之文。欽柴之燎四施，燭煬泰一；圜鐘之樂六變，皦繹崇丘。孝奏而日月光，靈遊而風馬下。顧獲成于熙事，敢專享于蕃禧。宜大澤之肆均，與羣生而共慶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答三靈之介祉，既秩於宗祈；格四海之歡心，在敷于惠術。尚賴秉文之輔，經武之臣，相協厥恭，同底于治。布告遠邇，使咸聞知。」

其年，遂罷合祭天地。[5]

十一月十四日，南郊【原註】蘇轍《郊祀慶成》詩，注云：「有司欲羔裘，度用百羔，上以其害物，以黑繒代之。」[6]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承六聖鴻烈之休，御千載丕平之運。逖觀歷代之治，無右本朝之隆。充塞乎協氣之流，洋溢乎頌聲之作。然而重熙累洽，所以應之者惟艱；持盈守成，所以保之者靡易。顧茲沖昧，紹乃基圖。永惟幾深，罔敢逸豫。仰賴文母，維持我家。保佑八年之間，申錫九疇之敘。賓禮故老，子惠困窮。上順帝心，下從人欲。廣祖宗之遺澤，蒙天地之降康。欽言肇郊，躬行大禮。念嘗再饗乎穹昊，未始祗事乎皇祇。是用推本建隆之舊章，復舉熙寧之故實[7]。執罍以祼八室，奠玉以合兩儀。嚴烈祖以配天，洽百神而承宇。于時禮行而誠意格，樂變而祥光浮。誕受三神之釐，敢專四海之福。宜均博施，溥宥羣倫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乾坤之元始生，仰俯之觀象法，以爲羣臣之道，以成覆載之功。咨爾內外之庶工，咸罄文武之致用。惟新厥德，永孚于休。」

【原註】蘇轍詩注又云：「上至太廟門降輅、郊壇止百官同班、去黃道褥，皆祖宗故事，去繖，特出上意。」

十一月二十日，南郊。赦文[8]：

「門下：朕保極以宅師，奉先而繼統。駿惠先烈，愼懷永圖。躬攬萬幾，于茲五載。顧德不敏，賴天博臨。四夷咸賓，萬邦作乂。師干獻捷[9]，農扈告豐。錫之珍符[10]，授以神策。嘉瑞紹至，禨氛亟消。豈眇末之克堪，實穹旻之眷祐。興言大報，莫重禋郊。是用遵昭考之詒謀，舉隆周之墜典。稽協彝制，發揮禋容。未奉皇祇之祀，先嚴蒼昊之饗[11]。乘一陽之復，習三歲之祥。即路寢以齋居，至殊庭而朝獻。廣牡肆祀，初假廟以詔虔；欽柴宗祈，遂升壇而謁款。配侑烈祖，對越明神。樂成繹純，禮敬敕備。于時乾端澄霽，冬序晏溫。靈心嘉虔，精意昭格。師象山則，孝奏天儀。申命之休，既昭受于上帝；斂時之福，其敷錫厥庶民。揚于端闈，孚我大號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告成大事，敢專享于蕃釐；申宥眚災，宜溥覃于曠澤。尚賴輔弼寅亮，官師協恭，共維太平之基，永底無疆之祚。」

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紹膺寶命，祗遹洪圖。躬勤儉以御邦，本寬仁而敷政。維先訓是式，維師虞是從。永言繼序之艱，克謹持盈之戒。荷皇天之降佑，蒙列聖之詒謀。方夏乂寧，蠻夷

賓服。三時不害，六府孔修。建皇極而王道明，即康功而民志愜。以迪純熙之運，以彰平富之風。豈朕德之能勝，繄帝臨之下屬。肇稱禋祀，祗答閟休。是用參酌上儀，鋪昭曠典，奉神考恭行之志，繹紹聖申講之文。將蕆事于皇祇，先致饗乎穹昊。迺候景涓日，飭躬詔虔，祼清廟以肅將，款圓壇而拜享。侑我烈祖，秩于百神。禮嚴欽翼之容，樂備雝和之奏。蒼璧既奠，紫煙具升。于時乾象潔清，靈心嘉饗，和氣洋溢，景光陸離。瑞慶大來，俾緝熙于純嘏；膏潤并受，用敷錫厥庶民。豫建新元，誕揚渙號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潔誠拜貺，永祈申命之休；肆宥均釐，時乃配天而澤。尚賴成德之彥，正事之臣，率黎獻以協衷，欽庶明而懋績，贊我溥將之緒，迄茲伴奐之遊。以明年正月一日，改元爲崇寧元年。」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南郊。赦文[12]：

「門下：祼獻清廟，所以承祖宗之靈；禋祀紫壇，所以答乾坤之貺。朕駿膺寶命，龍受寵禧。丕宣文、武之光，盡緝熙、豐之典。取士于學，稽古建官。亮采百工，庶幾三代。凡厥成王之式，率由昭考之行。而九廟垂休[13]，兩儀協佑。生民底乂，年穀屢豐。修德錫符，上燦璣衡之政；鑄金象物，下隆鼎鼐之基[14]。疵癘聿消，雨暘咸若。茲豈眇躬之能假，時惟上帝之弗違。是用奠玉陽丘，蒞牲泰畤，嚴配烈祖，對越皇天。于時圭景晏溫，璇穹澄鑒。二端立而禮無不洽，六樂變而物罔不興。靈心載嘉，精意咸享。受茲介福，豈予一人之敢私；錫厥庶民，思汝萬邦而共慶。我有渙號，揚于端闈。於戲！作善降之百祥，既茂膺于純嘏。惟天佑于一德，可共翼于丕平。尚賴三事股肱，百辟文武，咸勵同寅之業，永底無疆之休。」[15]

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承列聖之丕基，奉至尊之休德，繼志述事，持盈守成，躬攬萬幾，茲踰一紀。荷皇天之垂祐，浹函夏以底寧，年穀屢豐，雨暘式敘，羌夷請吏，川岳效珍，禹功無濫溢之災，堯瑞告平成之治。永惟多祜，誕集沖人。屬三歲之親祠，刺六經而定制。率時昭考，欽修時祀之專；若昔大猷，盡正相沿之陋。迺齋居于路寢，迺朝獻于殊庭。得四表之歡心，祼假于廟；乘一陽之至景，大報于郊。對越昊穹，佑我烈祖。陶匏象性，犧牲貴誠。奠蒼璧以禮神，秉玄圭而拜貺。器協商周之制，樂兼韶濩之純[16]。紫煙燎而爟火升，靈光屬而風馬下。禮儀既備，知帝顧之不違；福祿來崇，豈朕躬之專享，宜孚渙號，溥洽羣倫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申命用休，俾緝熙于純嘏；配天其澤，用敷錫厥庶民。尚賴同德蠢臣，秉文多士，克咸勵翼，永保隆平。」

壬午，上神宗、哲宗謚號。是年十月三日，御筆手詔：「朕若古之訓，惟天爲大。觀天下物，無以稱之。故先王以類而求，祀于圜丘，象其形；奠以蒼璧，象其色；冬至之日，取其時；大裘而冕，法其幽。而未有以體其道。夫天玄而地黃，玄，天道也。上天顧諟，錫以玄圭，內赤外黑，尺有二寸，旁列十有二山。蓋周之鎮圭，有法乎是。祗天之休，于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，過周遠矣。將來冬祀，可搢大圭、執玄圭，庶格上帝之心，以孚祐于下民。永為爲制。」[17]

十一月十日，南郊。赦文[18]：

「門下：朕紹膺景命，嗣守丕基。尊臨九有之師，親攬萬幾之務。翼翼敢忘夫寅畏，兢兢常謹于繼承。躬宵旰之勤，以圖天下之乂；軫淵冰之慮，以保天下之安。屬者百穀順成，五緯來敘，干戈載戢，囹圄屢空。元命之辰，九支占南極之瑞；誕彌之旦，三山紀黃流之清[19]。樂作而羽鵠翔，鼎定而慶雲集。名山顯位，蘄封禪者數萬人；絕域殊方，徠臣妾者十一國。有邦之應，于朕豈功。物生本乎天，唯聖人爲能饗；人道先乎祖，雖天子必有尊。迪惟古訓之循，實重國陽之報。固嘗辨先王之吉禮，庶乎革合祭之非；奉上帝之徽稱，蓋以正異名之失。茲協豐年之屢，載迎至日之長。于時歌昊天成命之詩，奏圜鐘六變之樂。奠璧以致蠲潔，升烟以適高明。克禋克祀而精意昭，來假來饗而珍符下。肆緝熙于純嘏，以敷錫于庶民。其播大猷，用推曠澤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報本反始，得萬國之歡心；蕩垢滌瑕，對三靈之蕃祉。尚賴股肱良弼，屏翰舊臣，益殫忠藎之圖，光輔隆平之運，同底于道，永孚厥休。」

十一月十三日，南郊。赦文[20]：

「門下：觀會通以行其典禮，允符昌運之隆；美盛德而告于神明，茲迪精禋之饗。朕肇膺駿命，嗣守鴻業。撫九有之嘉師，開萬邦之壽域。兢業克艱于底乂，寅威罔怠于求端。聿承燕翼之謀，裒對博臨之貺。屬者道源闡教，帝祉凝釐。農扈載謠，黍稷報千倉之慶；明堂御歷，璣衡觀七政之齊。氐羌款塞以咸賓[21]，猃狁空囹而不式。榮河順紀，喬嶽錫符。丹闕瓊臺，屢下叢霄之蹕；彤烏秀草，共昭炎德之祥。永惟奕世之休，罔匪自天之祐。爰申毖祀，比答眞祺。是用測嶰籥以迎長，備鑾輿而展采。羽林綺列，辟五門象魏之嚴；法駕星陳，正六引旗章之度。夙祗清廟，恭祓崇壇。耨王耜以奉盛，載誕豐年之報；潔宮甕而修幣，用端永命之祈[22]。景鐘道和樂之音，嘉秬薦大尊之齊。純精昭格，肹蠁潛通。月璧星珠，紛燎煙而上徹；雲車風馬，欻飆馭以來臨。肆均拜胙之禧，

式霈滌瑕之宥。誕揚渙號，敷告多方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佑烈祖以格皇天，予惟克邁乃訓；綏多福而熙純嘏，邦其永孚于休。尚賴輔弼同寅，官師勵翼，共浹無爲之化，茂隆累洽之圖。」

四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南郊。赦文[23]：

「門下：事上帝而懷多福，非禋祀不足以昭報本之誠；紹大業以綏四方，非升侑不足以極奉先之孝。朕荷三靈之儲祉，奉列聖之詒謀。制治保邦，克懋持盈之訓；立政造事，敢忘繼緒之思，彌文監虞、夏之隆，成憲復熙、豐之舊，百度惟正，庶績其凝。士迪典常，盡革淫朋之習；民興淳樸，式符道紀之昌。人徯志以丕欽，天監誠而孚佑。清臺觀象，瑞占七政之齊；陽館頒常，運協四時之敘。雨澤應期而播潤，河宗聽命以同流。農扈奏功，黍稷嗣豐年之慶；燕民效順，封疆歸輿地之圖[24]。刑清而囹圄屢空，物遂而動植咸若。驗諸福之畢至，豈成功之敢居！恭念祭不欲疏者，禮之經；物無以稱者，天之德。肇卜迎長之旦，聿修肆類之儀。簠簋豆籩，秩九州之嘉薦；旂常罕畢，儼八衛之祲容。庶邦底貢以駿奔，多士秉文而顯相。稽魯人先事之義，以前饗于太宮；歌周王成命之詩，肆靈承于有昊。衍我烈祖，徧于羣神。禮三獻而精意昭，樂六奏而靈祇下。祥光旁燭，景貺備臻。修德錫符，已應克誠之享；行慶施惠，用均拜胙之禧。嘉與萬方，共膺純嘏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百神受職，知帝命之不違；五福錫民，浹海隅而丕冒。尚賴忠良修輔，文武協恭，益堅勵翼之心，永底輯寧之治。爰咨爾眾，咸體朕懷。」

十一月十九日，南郊。赦文[25]：

「門下：皇武肇禋，是創萬年之業；大明制禮，爰釐二至之祠。朕恭承休光，永念丕緒。衍我烈祖，實賴賢能之衆多；格于皇天，當由閭里之安樂。整飭百度，撫綏兆民。神明享持守之誠，華夏樂憂勤之政。屬者多稼徹燕雲之野，齊氓安海岱之區，遠人慕義而玉帛來，川后畏威而波濤弭。荷天休之震動，莫不率從；奏工業之艱難，庶無罪悔。是用誕舉豐年之報，肅迎景至之期。吉事有祥，先致殊庭之薦；大禮必簡，併嚴清廟之承。煜煌千乘萬騎之容，終始七戒三齋之德。迺潔誠于陽館，遂祗事于泰壇。風馬雲車，仰百靈之睠顧；星珠月璧，知四海之清明。兵錫蕃禧，用宏大賚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薦馨香之治，益承九廟垂裕之休；施曠蕩之恩，更應一陽發生之候。尚賴官師協德，黎獻願忠，共扶不拔之基，永篤無疆之慶。」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南效。赦文[26]：

「門下：觀會通以行典禮，莫嚴定位以交神，遠罪疾而弭菽兵，亦或因時而致禱。朕承大統，誕受多方。屬外患之相仍，爰省方而臨幸。念父母兄弟尚屈于敵疆，惟甲冑干戈再淹于歲序。問寢缺溫清之奉，在原深急難之情。信使屢馳，久猶未報；全師再遣，坐待底寧。復盜竊之無良，乘邊陲之多事，馮陵州縣，震擾民氓。衣冠傾仆于道途，耒耜荒殘于本業。行者未知所適，居者莫獲其安。傷閭里之疾苦，則撫循之政尚愆；閔行陣之勤勞，則休息之期猶遠。每撫心而及此，累當食以興嗟。險阻艱難，固備嘗矣，勞來還定，孰安集之？豈菲德之敢圖，惟上穹之悔禍。永懷眷祐，恭俟監臨。雖丁多壘之辰，適在當郊之歲。惟祭之或祈或報，必大時物之宜；而禮之有儉有豐，特視情文之稱。是用講有虞東巡之制，循建武二成之規。新卷冕以嚴恭，逮胥徒而齊沐。蓋高在上，聰明皆自于我民；與善惟人，治亂尤艱于天位。既殫誠悃，彌極戰兢。仰覆冒之何心，詎存時怨；況顛危之已甚，寧忍我遺！疾呼反本而必聞，精意默通而可動。庶幾來假，式燕多難。新命舊邦，協幽明而竝貺；此疆爾界，一內外以均安。其敷曠蕩之恩，以廣厖鴻之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爲斯民而請命，敢忘庶戮之無辜；置大器于復安，實冀昊天之所子。尚賴六服羣辟，三事大夫，共宏恢復之功，亟底隆平之業。」[27]

十一月十日，南效。赦文[28]：

「門下：朕以菲躬，獲承大寶。賴三靈之純佑，宏濟艱難；遵列聖之詒謀，紹隆基緒。干戈載戢，囹圄屢空。田疇胥慶于豐穰，華夏迄臻于綏靖。繄神所眷，豈朕克堪。念物皆本乎天，宜謹精禋之報；而德無加于孝，聿修竝侑之儀。豫飭司存，肇新器用。迎土圭之至景，卽皇邸之齋居。祗祓崇壇，具嚴吉禮，設陶匏而尚質，肅繭栗以貢誠。籩豆靜嘉，璧琮華潤。粢盛蠲潔，出于耕耤之藏；筍虡周環，冠以景鐘之奏[29]。佩玉鏘鳴而羣心肅，燎煙升舉而協氣充。惟鉅典之備成，敢蕃釐之專享。旋輿端闕，霈澤寰區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降祉發祥，既荷博臨之貺；赦過宥罪，誕昭敷錫之恩。更賴文武同寅，股肱修輔，益思懋勉，永底丕平。」

十一月十四日，南效。赦文[30]：

「門下：父天母地，報莫重于精禋；尊祖欽宗，孝莫嚴于陟配。朕祗承駿命，纂紹丕圖。每念王業之難，所其無逸；矧茲神器之重，必置諸安。方撥亂而興衰，惟履信而思順。上穹孚佑，列聖垂休。甘露降而風雨時，五穀熟而民人育[31]，邊鄙不聳，囹圄屢空。顧以眇躬，膺斯景貺。是用迎一陽之長至，舉合祭之上儀。先清廟以告虔，衍我烈祖；

升圜壇而肆類，徧于羣神。禮三獻而肹蠁通，樂六變而風馬降。祥光旁燭，協氣橫流。載惟熙事之成，實得歡心之助。上焉承祐，豈予一人之敢專，下以錫民，惟爾萬方之竝受。於戲！《易》薦上帝，德崇而刑罰清；《詩》美太平，神寧而福祿下。更賴忠良協贊，內外交修，共隆不拔之基，永底無爲之治。」

十八日，南郊。赦文：[32]

「門下：肅若古先，鋪聞典制。蓋物本乎天，而人本乎祖。肇郊廟之明禋，唯聖能饗帝，而孝能饗親。展皇王之高致，重循菲德，獲履丕圖。體昊穹率育之仁，每計安于黎庶；嗣列聖好生之訓，不輕用于干戈。陟降既孚，邇遐咸乂，九穀秀康年之畝，五辰澄宣夜之躔，犴圄簡清，疆陲整服。祗荷博臨之眷，敢忘昭事之誠。爰修三歲之彌文，式蔵一純之大報，款眞庭而朝獻，假太室以祼將。遂造雲陽之宮，以迎日至之景，合祛天地，升侑祖宗。踐豆薦芳，見會通之行禮；鳴鐘應律，寫和樂以成音。佳氣焜于樵蒸，美光充于陔陛，高靈竝貺，熙事備成。濟濟駿奔，有同寅之多士；穰穰山委，可專饗于蕃釐。發肆恩言，普施惠術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惇將禮以秩祀，儀模日月之昭；受厚福以漸民，號法風雷之布。更賴經邦公輔，服采臣工，永肩勵翼之衷，共托隆平之業。」

赦文[33]：

「門下：朕膺申命之休，履中興之運。惟發祥流慶之既遠，敢昧靈承；念創業守文之爲難，每勤紹復。儲精神而聽斷，寶慈儉以化民。荷穹昊之降康，賴列聖之孚佑。五兵不試，寰宇阜安，百穀用成，刑罰清省。靈芝連葉于廟柱[34]，昭朝饗之孝祥；嘉禾合穎于甸郊，備粢盛之潔薦。諸福畢至，豈朕敢當。是用敦報本反始之誠，備飭躬施教之義。維天神地祇之貴，祭莫重于合祛；維祖功宗德之隆，孝尤先于升侑。迺備乘輿之駕，迺率侍祠之臣，謁款殊庭，祼將太室。候黃鐘之初氣，奉紫畤之明禋。禮三獻而有儀，樂六變而告備。神光竝見，協氣橫流。賚我思成，既秩精能之祀；配天其澤，爰施汪濊之恩。肆舉邦彝，誕敷渙號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事上帝而懷多福，益堅不已之純；惠中國以綏四方，宜有大賚之慶。更賴爽邦哲輔，服采羣工，共循宏遠之模，永保安強之治。」

赦文[35]：

「門下：朕欽紹慶基，肅遵昭式。謂因天事天，而因地事地，有丘澤之合祠；惟以聖繼

聖，而以明繼明，宜祖宗之竝侑。每躬三歲之祀，茂輯百神之釐。既益厲精，更思圖乂。體覆載無私之德，廓爾大公；奉燕詒有永之謀，丕厘釐庶政。中外闓懌，顯幽統和。靈臺申偃伯之占，砥路息鳴桴之警。象載昭察，甫田登成。既膺孚佑之休，當極濟明之報。是用躬飭鸞路，涓熙紫壇，斂帝耤以共粢盛，裁天歌以序金石[36]。祗見恭館，祼將太宮。遂迎景至之長，載蕆郊禋之吉。大宗祈而宴饗，嚴陟配以宣延。實俎焚膏，旅令芳之嘉薦；展詩應律，鏘皦繹之和聲。精意洞乎九閡，祥光襲乎五瑞。清明鬯矣，事既底于備成；福履綏之，美敢矜于專享。誕受函蒙之祉，普施曠蕩之恩。於戲！馨香感于神明，裒對一純之祐；膏澤洽乎黎庶，竝臻四極之熙。尚賴輔弼同寅，官師率職，協亮有邦之采，永恢長世之圖。」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及《宋史》俱不載是詔，此可以補其闕

↑ 案此爲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南郊大赦詔也，此書失載年月。《永樂大典》舊與上英宗事連寫，誤合爲一，今以《宋史》攷之，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崩，神宗卽位，踰年改元熙寧，詔中有述遵無改，再朞于此等語，故知當在是年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熙寧七年冬十月己未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《宋史》作十一月己未。攷是年十月無己未，此作十一月二十五日，與《宋史》合，可證《東都事略》之誤

↑ 案此書不載熙寧七年，但詔中有洪惟五聖之烈一語，其爲神宗無疑，神宗凡四郊，其前後赦文俱可攷見，故知此爲熙寧七年詔也

↑ 案元豐四年四月詔：「自今親祀北郊，竝依南郊之儀。」六年，太常禮院上親祀儀，竝如南郊，十一月甲辰冬至，祀昊天上帝，以太祖配，遂罷合祭，其北郊，當時未行也

↑ 案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，南郊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詔書中「復舉熙寧故實」，核之《宋史》，知在是年也

↑ 案自元豐六年罷合祭天地，雖定親祀北郊之儀，未之舉行。至是呂大防、蘇轍等謂合祭天地爲是，宜依熙寧十年故事，設皇地祇位，遂復合祭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哲宗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分祀南郊月日及赦文攷之，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五月，破夏人于大沙堆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三月，咸陽民段義獻玉璽

↑ 案哲宗紹聖元年，以張商英言，合祭非古，三年，詔罷合祭，分祀南北郊，至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，祀圜丘，遂罷合祭，然北郊親祀，終帝之世，未克舉云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丙申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月日及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八月，建九廟，詔已祧翼祖、宣祖廟竝復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六月，籍元祐黨人司馬光等刻石于文德殿之東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徽宗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天下，此下當別有赦文，今無從攷補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十月，閱新樂器于崇德殿，出窖器以示百官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十一月癸未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先一日壬午，饗太廟，因上神宗、哲宗謚號

↑ 案《宋史》徽宗政和六年十一月己亥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是年冀州三黃山河清，《宋史》不紀其月日，攷徽宗以十月生，此云「誕彌之旦」，則當在此十月，可補《宋史》之闕

↑ 案《宋史》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條失載年號，以赦文攷之，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六月，夏人納款，詔六路罷兵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二月，詔行耤田，三月，皇后親蠶

↑ 案《宋史》徽宗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赦文攷之，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九朝編年》是年八月，遼郭藥師、高鳳以涿易二州來降

↑ 案《宋史》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日月及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·禮志》髙宗建炎二年，駕至揚州，築壇于江都縣之東南，是年十一月壬寅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大赦，以太祖配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紹興十二年，臣僚言：「南巡來，三歲祀明堂，而郊天大祀未舉，來歲乞行之。」十三年三月，築圜丘于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，自是髙宗凡六郊，是年十一月庚申冬至，合祀天地于圜丘，以太祖、太宗竝配，大赦，此下當別有赦文，今無從攷補

↑ 案《宋史》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丙子，合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紹興十六年正月，親饗先農于東郊，行耤田禮。五月，作景鐘。十月，帝觀新作樂器于射殿，撞景鐘，奏新樂

↑ 案《宋史》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壬辰，合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四月，湖廣、江西路、建康府竝降甘露。七月，頒農書于郡邑

↑ 案《宋史》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，合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但稱十八日，失載年月，以十一月戊申推之，爲十八日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，合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月日，以

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五月，太廟仁宗室柱，生芝九莖

↑ 案《宋史》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，合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月日，以赦文攷之，知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七月，帝親製郊廟樂章